

故建威都尉夫人王氏墓志及相关问题

于宝东

(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 二〇〇〇年, 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从位于大青山以南的呼和浩特市保合少乡野马图村征集蒙元时期的墓志一方, 志文主要记述了该墓志的主人王氏及其夫“前金世袭千户建威都尉”从金朝入仕蒙元, 以及在蒙元被汪古部的实际首领阿剌海等三位公主先后委以“总持民政”的事迹。都尉及夫人王氏死后合葬于“天德城北三十里北山之阳”。该墓志的发现, 对研究蒙元时期汪古部的历史、妇女地位、民族关系、政治地理都是极为重要的素材。

关键词: 建威都尉夫人王氏; 墓志; 考证

中图分类号: K247, K877.45

文献标识码: A

2000年, 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从呼和浩特市保合少乡野马图村征集到元代墓志一方, 白色大理石质, 长方形, 高98厘米、宽70厘米、厚16厘米。志石正面四周刻有双线边栏, 栏内阴刻楷书共计28行, 每行字数不等, 多者39字, 字体工整纤秀, 字迹浅细, 因石质较松软, 故许多字已漫漶不清。无书额。墓志主人、撰文者及刻工姓名, 均以无法确知。谨就志文所反映的相关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

志文虽已残缺, 主要内容犹存。为求原貌, 按其原有格式附录在参考文献之后, 以供查补校对。

二

墓主人姓名, 虽已缺损, 但存有“前金世袭千户建威都尉之夫人”之句。千户建威都尉的姓名, 已经擦损, 隐约可辨: “公讳仲口口”、“庆鍾金源”等字迹, 知其当为女真人。“都尉”^①之曾祖奉国将军泰神、祖镇国将军乞刺、父安远将军买奴。泰神、乞刺、买奴, 《金史》均无传, 而“奉国将军”、“镇国将军”、“安远将军”, 亦无据可考, 大概是金廷对世袭或有功将军的封赠之号。而“建威将军”一职, 则始于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 “议选诸路精兵, 直隶密院, 先设总兵六员分路拣阅, 因相合并, 每总领司率数万人。军势既张, 乃易总领为都尉, 班在随朝四品之列, 曰建威、曰虎威、曰破虏、殄威、鹰扬、虎贲、振武、折冲、荡寇、珍寇。”^[1]墓志记都尉死于“戊申年, ……年五十有四,” 戊申年为1248年, 以此推算其生年为1195年, 当金国易总领为都尉时, 即正大二年时, 已年逾30岁, 被授予的建威都尉, 或即此年。史称: 都尉一职, “必以先尝秉率权者居是职, 虽帅府行院, 亦不敢以贵重临之。”^[1]足见其非寻常官职可比。碑文中说, 都尉“年一十八岁, 继世袭千户, 统领神臂诸军”, 看来其被授予“都尉”,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据史书记载, 天兴初年(1232年), “有十五都尉, 先六人升授, 在京建威奥屯斡里卜……。”^[1]可知建威都尉是在北京的军官。根据志文“宸极正授建威都尉”, “宸极”指的是宫廷, 即宫城; 并称都尉“勤恪宿卫”, 意指是戍守北京的军官, 还曾遥领昌武军节度使、借职兵部尚书等职。志文称都尉“雅见重于上”并非仅为褒扬之辞; 还被“特赐夫人”, 并许诺“俟四海宁一, 朕当以公主汤沐之半胜之”, 足见对都尉夫妇的器重程度。夫人享有“半公主汤沐”之待遇, 已不啻为皇帝之“半女”的程度。后来, 都尉又以“国信使”的身份出使蒙古, 见到了监国; 因“北王羈留不得归”, 开始了在蒙元的仕宦生涯。

志文中有明确说明羁留“都尉”的北王是何人，以及留在大蒙古国之后是否就到了汪古部等。但后来，夫人因都尉先夫人留下的女儿被当地豪宗“强娉”欺凌时，遂“拨迹达于北”，与丈夫俱隶监国公主位下，且受宠日加，说明都尉本人在奉使时，并没有完成使命，而是遭到蒙元的羁押，并成为公主的怯怜口（即属民）。都尉在金朝的不凡经历与才干，被监国公主发现并委以“总持民政”的重任。其政绩也充分显现出来，后来“捐禄于天山之府”，即病歿。去世之年为“戊申年”，当南宋淳佑八年（1248）。由于都尉是以“国信使”身份往见监国。而这位监国是谁呢？考蒙元时期，有史记载的监国有：成吉思汗西征时，斡赤斤留守本土，谓监国；成吉思汗死后，汗位未定，皇子拖雷为监国；元朝灭亡时，顺帝逃走，淮王帖木尔不花监国。从都尉生活的时间推算，此时的监国应是拖雷。从成吉思汗去世到窝阔台即位，拖雷监国只有近一年的时间（1227—1228年），以此年为计，都尉到蒙古国时应在1227年或1228年，也与其出任都尉的时间相合。都尉至蒙元后使遇到扣留，到他去世时，服侍蒙元贵族已有20余年。

都尉的夫人，是志石的主人。据志文：夫人为“河润人，姓王氏，父业儒”，应是金朝河润县汉族王姓之家的女子，后来被金朝“选侍中宫”，因“以才名动京师”而得到皇上的重视。从志文中王氏因丈夫前妻女儿被当地豪宗强娉时，“露刃以死自誓”，遂“拨迹达于北”的记叙来看，她不仅容貌出众，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且娴熟武备；是位“奇女子”。否则一位弱女子，不但“露刃”相抗，且能在战乱中从内地到数千里之遥的北地寻夫，是不可想象的。《蒙鞑备录》中说：“（监国公主）今领白鞑鞑国事，日逐看经，有妇士数千人事之”，王氏应在这数千人之列，且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从其“素以风节自持”，上位（汪古部首领）称之为“不冠之丈夫”，便可看出。所以“不失旧秩”，继承了丈夫的职业，直到晚年。

王氏的另一项功绩，在于教导子孙有方。都尉去世时，“遗三子，皆幼”。王氏“泣政教子，皆以义方”，三子即长“皆文伟显士。”长子汝嘉，字良佐，位总管，后以孝敬老母为由，将总管职位让给幼弟良辅。“上位”因其“孝让”，擢为“郡王府相职”。次子汝洸，字良弼，为奉御，即在皇宫任职，季子汝霖，字良辅，从长兄处承得总管一职，直到去世都在任上。而良弼的儿子子季，在太夫人去世时，正担任总管一职。“上位”是谁呢？就是监国公主下嫁的汪古部首领。由此可见，“都尉”一族，从金国到达蒙元之后，祖孙三代都在汪古部位居显职，可谓“怯怜口”中一大家族。

三

王氏墓志中，曾先后提到“监国公主”和“三朝公主”。

“监国公主”，即阿剌海别吉。关于阿剌海别吉的事迹，在正史、别史、传世碑文中，都或多或少有所记述，这些史料，有《元朝秘史》[2]、《史集》[3]、《驸马高唐忠献王碑》[4]、《赵王先德加封碑》[5]、《王傅德风堂碑》[6]、《繁峙王氏世德碑》[7]、《山西通志·仕实录》[8]、及《元史》等。对监国公主的研究也较具体，相关的文章有洪均《后妃公主表补辑》[9]，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10]，屠寄《蒙兀尔史记》[11]等。而研究比较深刻的是周清澍先生《汪古部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关系》[12]、盖山林先生《阴山汪古》[13]、丁学芸先生《监国公主铜印与汪古部遗存》[14]等。监国公主阿剌海，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女，曾先后嫁予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镇国、不颜昔班和孛要合。她以公主的身份、权势很大，能称“监国”便足以说明问题。南宋赵珙《蒙鞑备录》称她：“今领白鞑鞑国事，……凡征伐斩杀，皆自己出”，“所谓白鞑鞑者，……其国乃鞑主成吉思汗公主必姬管事。”阿剌海，不仅掌管汪古部政事，其权限远及山西、河北等地。所以，有的史书说，“阿剌海所监者，漠南国事”[14]，此说虽有推断之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早在1217年，成吉思汗尚未西征，阿剌海公主已被称为“监国公主”。“都尉”被羁留大蒙古国及王氏“达于北”之后，隶属“监国公主位下”，宠渥有加。根据周清澍先生考证，“监国公主至少统治汪古部二十年”[15]。“都尉”在汪古部总持民政，正是应监国公主之命而行使的。

关于“三朝公主”，实际是指蒙元王朝下嫁汪古部的三位公主。监国公主阿剌海是其一，另外两位应该是独木干公主和月列公主。

独木干公主，《元史·诸公主表》、拉失笃丁《史集》、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三路达鲁花赤刘公墓幢》、《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园照明公和尚碑铭》^[16]、《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园照明公和尚碑铭》^[17]等史料中均有记述。周清澍^[18]、盖山林两位先生也有专门探索。独木干公主，是元睿宗拖雷之女，她幼于蒙哥汗而长于旭烈兀汗。嫁给汪古部孛要合之侄郈王聂古。独木干公主是继监国公主阿剌海之后，又一位极具影响的女性。释祥迈《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园照明公和尚碑铭》说她：“权倾朝野，威振一方”。1252年，独木干公主加徽号“佛日园照”。1257年，元廷“分拨平阳一千一百户，为独木干公主分户”。此时正值太夫人王氏，在汪古部“摄省权”，“蒞政教子”的时期。

月烈公主的事迹，史料记载较少。《诸公主表》谓：“赵国公主月烈，世祖女，适拜哈子赵武襄王爱不花”。根据王氏墓志，王氏逝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所以，本文中所述的“历侍三朝公主”，那么最后一个公主，肯定为月烈无疑。

从王氏墓志可以看出，王氏为中原汉族儒生的女儿，她在北方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贵蒙贱汉的蒙元时代，何以能“历侍三朝公主”、“摄省权几二十年”，连历“两朝富贵”呢？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其一，蒙元之际，由于蒙古军队的西征南伐，男子的主要活动都集中于行军打仗中；而统一于蒙古的其他部族的使命，主要也是跟随黄金家族征战。这样，后方的生产与生活必然主要由妇女来承担。汪古部，由于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便举部来归，且又在蒙古入关时，汪古部以其地理条件等因素自愿充当向导，深得成吉思汗的信任，并约为世代“联姻”。这样，黄金家族的公主下嫁到汪古部，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特殊的环境和时代，必然更加特殊。所以监国公主、独木干公主均长期主政，甚至“监国”。至于月列公主，因其所处时代稍晚，全国已基本统一，战乱平息，因此是否主政，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的资料。但从王氏墓志中，“历侍三朝公主”的记述来看，月列公主下嫁汪古部期间（至少前一段时期）王氏仍能摄省权，那么，月列公主的地位和权势，由此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文化修养，有能力的王氏在都尉去逝后，被同为女性的“上位”公主们看重委以重任，便是时势造就的。

其二，王氏的自身条件决定的。如前所说，王氏是中原宿儒的女儿，不但人材淑美，且文武兼备。早在金朝时，便被懿选中宫，以“才名动京师”，深得金朝皇帝青睐，“上愈重其志，上以都尉勋旧，特赐夫人焉。”这是何等的荣耀。来到北方之后，与都尉在监国公主位下，“宠渥有加”，都尉去逝后，更是“以风节自持，凛然莫敢犯者”。因此，上位（汪古部首领）称赞她：“乃不冠之丈夫”。所以才“不失旧秩”，继承了丈夫职任。由于她杰出的理政才能，使得“滑吏豪宗，敛手重迹，风化大行”，因此她的地位甚至超过其夫，至“累迁全行省事”，这里的“全”或即“权”之误，即“摄”之意。曾奉命觐见蒙古大汗，得到优厚的赏赐，故志文中有：“其贵盛如此”之句。

翻开元史，有关黄金家族的妇女影响政治、控制朝政、左右局势的记录，甚为丰富。如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太宗之后脱烈哥那、世祖之后察必以及本志文中涉及的监国公主、独木干公主等等。这是由于环境、条件以及其身份地位使然。而王氏以入侍蒙元的汉族女性之身份，竟能步入蒙古上层统治的殿堂，且“摄省权几二十年”，又“蒞政教子”，使子孙均“文伟显仕”，佩金符，位高职，这在蒙元历史乃至整个北方民族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至于都尉及夫人王氏位居何种官职，志文没有说明，这也是与历史背景相符合的。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汪古部的境内，当时，汪古部主要领地是德宁、净州、砂井、集宁等地。在金元之际，汪古部一直用自己简单的方式行使权力，从当时北方草原地区各部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也不大可能有类似中原王朝那样一整套周密而完备的统治机构。所以，各种史料中，常常以“……位下”表达某一部族首领的统治权，而首领以下这些人居何种官职，往往表述不清。因此，都尉及夫人入侍蒙古之后，处在监国公主位下，因都尉曾在金朝位居要职，文武兼备，有不寻常的经历与才能，所以为监国公主看重，委以“总持民政”的要职。由此看来，他们职位相当后来的“王相”或“总管”。都尉病逝后，夫人王氏“不失旧秩”，而摄行省事，所涉及的应该是净州

路，有可能是整个汪古部的民政权。到夫人暮年，“不复事事”之时，也正是元世祖统一中国，在全国推行路府州县的统治机构之际。汪古部也纳入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之内，设立了相应的总管、“王傅府”、“郡王府”等。因此王氏的儿孙们也就相继担任了“总管”、“郡王府相”等要职，这实际是从其父母那里承袭的官职而已，只是此时名称有所变更罢了。

四

根据送碑者的描述，笔者到志石出土的实地进行调查。其地属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乡野马图村，墓地在村西北约2公里的地方。地势北为高山，左右两侧为山体伸展而突起的高坡，右前方一条山涧小河，前为平原，这是一处树草繁茂、风景极佳的“风水”宝地。据村民讲，墓地是因村办砖厂取土烧砖时，挖出一片墓地，仅出土的墓志石就有八通之多，至于还出土什么文物，已不得而知。现原地残存有缺头的青石猪、狮子等石刻文物。而出土的墓志，除这通王氏墓志之外，其余七通皆不知去向。由此推断，这里应是都尉的家族墓地。

根据墓志，太夫人死后“殡于城之戌地”，与都尉“合葬于天德城北三十里北山之阳”。

天德城，即今呼和浩特市东郊“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白塔村古城。据史载：“丰州天德军节度使，秦为上郡北境，汉属武原郡……后周置永丰镇，隋开皇升永丰县，改丰州，……唐武德元年为丰州总管府，后唐改为天德军”。^[19]辽天德军属西南招讨司，金朝初年，仍名为丰州天德军，后改为天德总管府。

王氏墓地正处于白塔村北约三十里的北山，与墓志记载相吻合。

那么，天德城一带究竟是否属汪古部的领地？若是，又何时划入汪古部的管辖范围？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早在元代之前，汪古部已经迁到阴山南北一带，从金代末年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始一直是大青山南北的主体民族”^[20]，元代马可波罗来华时路过呼和浩特东丰州（丰州在辽金时是节度军额，军名天德），所以马可波罗按照当地习惯仍称其为天德军。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将黑水城新城、丰州和东胜州，视为汪古部的首府都是有根据的。但为什么元代的汉文史料没有记载呢？是由于蒙古军战领大青山以南地区之后，连人带地暂交汪古部管辖，由此认为丰州的居民为汪古部领主的属民，其地为汪古部的属地。因此，汪古部的基本领地是大青山以北的集宁、净州、德宁、砂井等世袭领地，而大青山之南的丰州、云内、东胜三州是汪古部后来一定时期的领地。

与之持类似的观点则认为：大青山后的砂井、集宁、净州、按打堡子等地的人户归汪古部管领，确认这些地区是汪古部世袭的封地。同时“汪古部的实际领地范围，包括了大青山以南的丰州、东胜州、云内州等三州。这是由于阿剌海公主任监国公主后扩张的势力范围，因此在元王朝建立初期，承认历史事实，仍属于汪古部管领，也不是由汪古部和大同路共同管领。”^[21]只是到延佑四年（1317年），赵王被叛王所掠后，朝廷收缩汪古部领地范围，将大青山以南的三州划归大同路管领。

还有一种观点比较谨慎，认为汪古部的基本领地是砂井、集宁、净州、德宁四处，这也是历史明确记载的。但“丰州和东胜州是汪古部的领地在元代的史料中没有记载，更无法证明这两地是领地的中心或首府”^[22]，但同时也认为“马可波罗等书的记载也不能据以无稽之谈”，因此认为“只能说，赵王是这几州（丰州、东胜、云内）许多户的领主”。由此也就基本上否认了这几个州是赵王领地的说法。

当然，上述观点还例举了许多辅助性的论据，在此不做评价。但从王氏墓志的记述中，是否能找到一些有关丰州属地的线索呢？

志文中有：“公…，不幸捐禄于天山之府”。天山，即天山县。《金史·地理志》：“净州、下刺史、大定十八年天山县升。为丰州支郡……，北至界八十里，县一。天山，旧为榷场，大定十八年置”^[23]。《元史·地理志》云“净丰路，下，领县一，天山。”^[24]天山县，即为净州路治所。

净州何时设路与县？《元史》没有说明。最早有净州路记载的是延祐三年（1311 年）十一月“增集宁、砂井、净州路同知，府判、提控、案牘各一员”[25]。考古工作者在净州路西南文庙的建筑遗迹中发现《大元加封宣圣碑记》石碑一通，上刻有：“净州路总管府……，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二十一日立”等字。因此，至迟在 1307 年，净州已设置为路。而都尉及夫人王氏活动的时代远早于净州设路之前。故王氏碑文中不见有类似路、县治所名称，而是笼统地将后来的净州路称之为“天山之府”。

天山县，即净州路故址，在今四子王旗城卜子古城。正是《元史》所说：“北至界八十里”，即在距离大青山一线的界壕八十里的地方。既然都尉在“天山之府”任职，死后因何葬于距离天山县近百里的阴山之阳呢？而此处为属于丰州（天德城）的辖地，都尉夫人王氏死后，又与夫合葬于此。这是否说明丰州是汪古部领地的一个证据呢？

都尉被监国公主委以“总持民政”的职权，虽然，志文并未提及总持民政的辖地范围，但从王氏“累迁全（权）行省事”可以看出，他们所管辖的范围至少在“一路”以上。虽然当时有阴山为界，但净州——丰州一带因同属于监国公主领地，所以都尉及夫人管辖的范围，就极有可能涵盖这两个后来设有严格界线的地区。

基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丰州一带在大蒙古国建立到元代初期，确属汪古部的辖地。由于丰州在阴山南麓，冬季相对净州等地要温暖得多，天德城做为汪古部首领冬季的行宫是极有可能的。正如意大利学者魏菰葱蕾所说：“通常，以游牧生活为主的蒙古族部落兴建的首都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夏都，一个是冬都，所以元代蒙古人也保留了这习俗。”[26]

马可波罗认为天德城是汪古部的统治中心，也有可能据上述情况而说的。另外，都尉和王氏何以葬在离天德城三十里的“北山之阳”，如据《蒙鞑备录》，监国公主“有妇士数千事之”，王氏在这数千人之列的说法成立的话，王氏的居住地是由监国公主的起居而定的。那么，监国公主的主要活动（或生活）地点应在天德城。至于今达茂旗阿伦苏木，根据已故李逸友先生的考证，是汪古部后筑的黑水新城。[27]其建城时间虽无确切记载，但大体时间在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即远远晚于监国公主生活的年代。只有到了大德九年（1305 年）才有：“以黑水新城为靖安路”[28]的记载。延祐五年（1318 年）“改靖安路为德宁路”这就是汪古部后来世居的赵王城。王氏墓志，虽没有明确说明天德城是汪古部长及“三朝公主”的居住地，但这种线索却是较清楚的。

五

基于碑文残损较重，且记述也较简略，因此有些问题还不甚清楚。

关于都尉的族属问题，既然都尉的曾祖父、祖父、父均为金朝的将军，而都尉一十八岁便世袭千户，其父祖也是千户无疑，且都尉在年纪很轻时便被授予秉有帅权的建威都尉，足见其正是名门望族，但究竟属女真哪一支，与完颜氏有什么关系，还不好确定。

志文表明，都尉及夫人归大蒙古后，便隶属监国公主位下，生活在汪古部的净州一带，而净州在金元之际属马氏汪古。关于马氏，现在对其族源已基本确定，即他们是外来的，最早居住在西域。辽道宗咸雍年间迁徙于临洮，辽亡后他们被金廷强迁于辽东，后来举族迁到阴山净州的天山县。[29]他们信奉聂思脱里教，即景教。而都尉一家亦来自金廷，且能在马氏为中心的净州一带“总持民政”。马氏与都尉家族有无关系？就信仰而言，都尉家族不甚清楚，而王氏之父为河涧宿儒，且在当地有“王佛家”的美称。王氏年老以后，便委政子孙，以经史自娱，可见其有信仰佛教的可能。而都尉及夫人去世后没有葬在景教盛行的净州，而是葬于丰州境内距辽代建造的“万部华严经塔”仅 30 里的北山之阳。而这里自辽代始，便是佛教胜地。都尉一族葬于此是否与其信仰有关系呢？

前文所说，都尉一家应是女真望族，其曾祖名泰神、祖名乞刺、父名买奴，均极具少数民族名字的特点，而都尉的三个儿子及孙子的名字，俨然是汉族了。如长子汝嘉，字良佐；次子汝光，字

良弼；季子汝霖，字良辅；良弼子民实，字子季等等。这可能与王氏为汉族女子，且有很深的儒家文化背景有关。但这是否从另一方面说明，在蒙元之际，因汪古部地接内地，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有关呢？

汪古部的历史，疑点较多。许多专家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基本理清脉络，但也主要借助于元代以来发现的碑文或类似的记录，而现今发现记录明确的碑志等文物并不多。王氏墓志的发现对于研究、补充汪古部乃至蒙元时期的历史都是极为重要的。它同时还对学界提出了几个疑问，即马氏汪古的来历，以及他们同辽朝的关系，还有耶律 子春一家的史实等，这些都亟待探索。

注释

① 由于王氏之夫的名字在志文中已不能确定，为便于叙述，概以“都尉”代之。

参考文献

- [1] 金史[M]. 志第二十五.
- [2] 元朝秘史[M]. 第 239 节“将阿剌合（别乞）名的女子与汪古部”.
- [3] 史集[M]. 第一卷下册“（成吉思汗）第二女——阿剌海别乞，将她嫁给了汪古部主的儿子镇周”.
- [4] 元文类[M]. 卷二三.
- [5] 中庵集[M]. 卷四.
- [6] 陈垣. 马定先生在内蒙古发现之残碑[J]. 华裔杂志, 1938, (1).
- [7] 山右石到丛编[M]. 卷三.
- [8] 山西通志·仕实录[Z].
- [9] 元史译文补正[M]. 卷三.
- [10] 那珂通. 成吉思汗实录[M]. 日本明治四十年出版.
- [11] 屠寄. 蒙兀儿史记[M]. 卷三十六.
- [12] 周清澍. 元蒙史札[M]. 汪古部事辑之四.
- [13] 盖山林. 阴山汪古[M]. 第 43-44 页.
- [14]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0. (3).
- [15] 周清澍. 元蒙史札[M]. 汪古部事辑之四.
- [16] 定襄金石考(四)[M].
- [17] 山右石到丛刊[M]. 卷二十五.
- [18] 周清澍. 元蒙史札[M]. 汪古部事辑之四.
- [19] 辽史[M]. 地理志·五卷, 四十一, 志第十一.
- [20] 盖山林. 阴山汪古[M].
- [21] 李逸友. 元丰州塔铭[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6, (1、2).

- [22]周清澍.元蒙史札[C].汪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制度[A].
- [23]金史[M].地理志·净州路.
- [24]元史[M].地理志·净州路.
- [25]元史[M].仁宗纪.
- [26]敖伦苏木古城——中世纪内蒙古景教城市[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2).
- [27]李逸友.元丰州塔铭[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1、2).
- [28]元史[M].成宗纪.
- [29]黄滔.金华黄先生文集[M].第四十三卷:《马氏世谱》.

The late lament mistress Duwei Wang' s Epitaph and relevant issues

YU Bao-dong

(Museum of Inner Mongolia' s General ,Inner Mongolia Huhhot 010020)

Abstract: In 2000,The Museum of Inner Mongolia' s General Department collected a stone epitaph from Baoheshao Xiang Yamatu village, the suburb of Huhhot. It had writhed the mistress Wang and the feat of her husband as "Jin dynasty' s hereditary Jianwei-Duwei". Once he was Jin dynasty' s official but latter became the Yuan dynasty' s official, which was assigned to preside the public matter by three princesses of the Mongolian Empire which are Onggod tribe' s leader, as Alahal etc. After they dead, they were buried in "south of North-Mountain from Tiande city' s north 15 km". The founding of the epitap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Osgood tribe' s history, women' s st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s, politico and geology during the epoch from Mongolian Empire to Yuan Dynasty.

Key words: Mistress Duwei; Epitaph of Wang; Onggod

收稿日期: 2005-3-18;

作者简介: 于宝东(1964—),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内蒙古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北方民族文物鉴定研究。

唯大元国至元十五年次戊寅二月二十六日己酉□□□□□
亥殡于城之戊地太夫人迺前金世袭千户建威都尉之夫人也推都□□□□□
之庆钟金源曾祖奉国将军泰神祖镇国将军乞刺父安远将军买奴安远□□□□□
威年一十八岁□继世袭千户统领神臂诸军侍于前金宸极正授建威都尉□□□□□
许州昌武军节度使借职兵部尚书充国信副使勒恪宿卫雅见重于上加以资兼文□□□□□
上以是重之遂赐夫人命之曰四海宁一朕当以公主汤沐之半胜之其见重如此太夫人□□□□□
人姓王氏父业儒以进士第累巨万常所负不给者皆面毁其卷必以乡号曰王佛家夫人□□□□□
长选侍中宫思渥浹洽以才名动京师积翠披香游夫人焉遣都尉为烈女贤后几谏中宫懿
上愈重其志节上以都尉勋旧特赐夫人焉后值天兵北援上遣都尉为烈女贤后几谏中宫懿
北王羁留不得归天辅大德历数有在神戈南指帝命惟夫人契阔六尘之信使至北见夫人遗
女豪者强为娉夫人即露刃以死自誓遂拔迹达于北与都尉相得□夫人契阔六尘之信使至北见夫人遗
令公总持民政堂华命之后民阴□□公以德化治民与都尉相得□夫人契阔六尘之信使至北见夫人遗
乃不冠之丈夫也戊申年也遗三子皆幼有覬觐之妃人素以风节自持凛然莫敢犯者山之上位□
风化大行侍三朝公主累迁全行省事摄省权者几二十年尝觐□无今上所中宫每赐锦袍□
味其贵盛如此三子即长皆文伟显仕长曰汝霖字良辅文辞雅致尤郡王府相职仲曰汝洸字良符总
管后让其弟良辅告以侍亲读书为事上曰汝霖字良辅文辞雅致尤郡王府相职仲曰汝洸字良符总
而淑实诗笔道健职俸御年二十二卒金符见任总管良辅佐有辞雅致尤郡王府相职仲曰汝洸字良符总
弼子曰氏实字季性淳雅嗜诗书佩金符见任总管良辅佐有辞雅致尤郡王府相职仲曰汝洸字良符总
遂委政子孙不复事道服玉尘以经史自误任总管良辅佐有辞雅致尤郡王府相职仲曰汝洸字良符总
首□袭衣檐如慄如每进馈侍膳徹方退终太夫人世不敢少怠苟逢佳节淑时聚亲旧侍讌银□富
金鸭禀□□□□□一时之胜必期太夫人朵颐而止享年柴拾八岁属纊不之□于牖下鸣泣□□富
贵不得□□□□□有之欸得爵而贫贱者有之欸富贵而寿无子孙者有之欸□□□□□
两朝富贵□□□□□而乐子孙□赈以保终始者哉长子王相良佐□□□□□
卵冀之恩况□□□□□之亲虽才陋学邴义不得辞姑□□□□□
元十五年岁次戊寅七月壬午越□□□□□甲申也两朝富贵亲隆昌日城北三十里山之阳实至